

戴厚英 著

脑

裂



44.572
C2378



10951414

流通3清

脑裂

戴厚英 著

条码已贴，损坏赔偿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7 号

脑 裂

戴厚英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.125 印张 3 插页 200 千字

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0000

ISBN 7-80605-057-4/I · 30

定价:8.60 元



本书作者1993年6月在美国会见友人



本书作者1988年在夏威夷海关

1

本书的主人公叫公羊，姓公名羊。他生在羊年，父亲就给他起了这么个名字。长大以后，他想改名，因为同学们老是取笑他，问他母羊在哪里。可是在户口管理十分严格的年代，改名实在不易，只有坏人才需要改名换姓呢，你改名作什么？只好不改。不料以后有一段以改名为时髦的年月，不论男女老少或街道商店，都改名换姓，旧貌换新颜了。向东、卫东、思东、念东，人民革命、舍得刮、战恶风，诸如此类的名字一抓一大把，谁也不计较同名同姓。正是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汗往一处流的时候，人们喜爱的就是那个“同”。公羊有了改名的机会，在当时“时代精神”的感召、启发下，顺理成章地将名字改变为“公仆”。有人取笑说：你真是长大成人了。他也笑，说公仆公羊，同属一类，都是喝他娘的奶汁长大的。为此他还受到一场“修理”，说他亵渎了公仆的神圣意义。像他这样的人还不配叫公仆呢。他唯唯诺诺，承认错误，将公羊的尖角折断藏在公仆的名号下，人们也就原谅了

他，让他公仆公仆的叫下去。可是渐渐地，他自己倒腻烦起公仆的名号来了。第一，他觉得叫公仆名字的人实在太多，不论姓不姓公，都可以给自己起一个公仆的雅号，以至于使他觉得自己的名字是假的。第二，他发现革命时期名与实的背离更甚于平常时期，越是谦恭的名称，地位越高贵，自称“小小的”，实际上是“大大的”，公仆也就可能变成“仆公”了。不像乡下人叫阿猫阿狗，就是阿狗阿猫。如此这般，他真的不配叫“公仆”了。所以他又想把名字改回来。他遇到“心想事成”的好时候，大家又时兴恢复老名了，他便顺应潮流，又叫起公羊来。

公羊、公羊，几年叫下来，他尝到了甜头。这名字好记。如今是大家都想出名的时候，有个让人一听就记住的名字，实在大大的有利。无论在什么场合，人家一听说他的名字叫公羊，就赶上来和他握手，说“久仰大名”。他知道，人家久仰的不是他的文名，而是公羊这个俗名。他当然知道有人在嘲笑他，可是他不在乎，笑什么？公羊是雄性的象征，男子汉不叫公羊，还能叫公狗不成？有时，他还会在心里给自己编出一则像模像样的广告：我，公羊，年届五十，但显年轻。身高一米八十，健壮匀称。五官端正，秀外慧中。大学本科，中级职称。娶妻官氏，尚无子女……

今天，公羊一身简朴打扮，到火葬场参加一位老上司的追悼会。这位老上司是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上级，学贯中西，脾气执拗。同事、朋友们都以为他会在新时期抖掉一身晦气，大放异彩的，不料他却仍然是郁郁寡欢，肝火盛旺，终于因肝硬化而致癌，一命呜呼。终年六十八岁。

公羊一向害怕参加追悼会。这些年自己的熟人朋友接二连三地早逝，使他怕与死神照面，万一不当心被死神抓住——他往哪里逃？但是这位老上司的追悼会他一定要来，因为他在接到讣

告的前一天梦见了他。他看见这位一向不苟言笑的老上司对他温和地笑着，甚至还张开手臂抱住他的肩头，对他说：不要想追上我。他觉得这不吉利，可能是老上司想召他一起走，免得寂寞。他要来与他告别，向他祈求：让我再留几年，活到您的年纪。

公羊怎么也想不到追悼会竟在这么小的地方举行，来的人又这么少。而且除了也是这位老上司的老下级公同同以外，再也没有什么有头有脸的人物了。老上司的遗像也小，几乎被披在上面的黑纱遮住。只有他那一双永远忧郁的眼睛和永远嘲笑着什么的嘴唇凸现出来，让人心里有一种说不出什么的滋味。遗体也缩得那么小，棱角分明的脸已经摆不下太大的五官，它们只能拥挤在一起，像哭又像笑。与梦中见到的他判若两人了。

花圈了了。只有一幅挽联顶天立地：一身正气；两袖清风。

公羊站在遗体前，三鞠躬，忘了祈祷，也忘了流泪。总觉得心里空空荡荡，没有任何可以叫做感情的东西。眼前只有两个黑字在晃动：死灭。

追悼会开始，公同同致悼词。公同同哭丧着脸，声音低沉着念着一页小纸，上面写的不过百余字，像登在晚报夹缝里的讣告。无非是告诉人们，曾经有这么一个人活在我们中间，如今他死了。现在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，把他推到火炉里去，烧成一堆灰……

公羊！公羊花了两个小时赶来的追悼会，二十分钟就结束了。他怀里揣着梦中的笑脸，慢吞吞地从火葬场走出来，被公同同抓住了肩膀。

老弟，这一向在哪里得意？公同同问，笑模笑样，已不是刚才那副哭丧脸了，声音也响亮起来。

现在是我这种人得意的时候？穷作家，穷教员。公羊回答，

继续慢吞吞地朝前走。

坐我的车吧，我可以带你一段路。公同同说。

不，我跟他一起走。公羊说。

跟谁？公同同前后看看，没有别人，有些吃惊。

跟他！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。公羊说，加快脚步，头也不回地朝前走去。公同同笑笑，说那我就先走了。哧溜一声，公同同的小轿车从公羊身边开过，公羊忙不迭地拍打着车屁股扬起的烟雾，咕噜噜骂了一声“国骂”。

2

追悼会以后的几天，公羊一直感觉不大安宁。追悼会的情景和那个奇怪的梦不住地干扰着他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厄运或好运在等着他。

这一阵子，公羊一直在苦恼着。原来他虽然算不上什么著名诗人，却也小有名气。他的诗有人斥为洋人的唾沫，也有人说是“伟大的”。伟大的唾沫虽然比不上江湖河海，滋润自己的心田也足够了。而且他还有一份体面的工作，稳定的工资收入，日子过得满不错。可是这两年，世道大变。大家都把目光转向金钱，电视台不断报道文人下海的消息，把他的心完全搅乱了。诗也写不好。他一直在想，是不是也应该改弦更张，找一条新路走走，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了。老上司的灵魂却跑来指点他：不要想追上我。他不明白这指点的真正含义，是让我去追他呢？还是害怕我不去追他？或者是嘲笑我，会像公同同那样和他走上截然不同的路？他想和老上司的灵魂再讨论讨论，可是灵魂却再也没有出现

过。无论他睁着眼找，闭着眼求，灵魂却杳无踪迹。他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

小母羊！他叫妻。妻姓官名宁，可是因为做了他的妻，大家便叫她小母羊，他也就这么叫惯了。

小母羊正在厨房里给丈夫准备茶点。他像洋人一样，午休后要喝一杯奶茶，吃点东西。听见丈夫叫她，以为他等急了，便忙着答应：哎，就好！我想给你烤块蛋糕。

不要做了。不要做了。我今天不想吃也不想喝。你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公羊急切地叫道。

小母羊端着一杯奶茶走进小客厅，腰上的围裙还没解掉，像大人物家的保姆。她惊恐地望着丈夫绷紧的脸，说：对不起。

公羊接过茶杯，往茶几上一放，叹口气说：小母羊啊，你能不能别像日本女人一样地伺候我？你能不能坐下来陪我说说话，跟我亲热亲热？我心里烦，你知道不知道？

小母羊顺从地在丈夫身边坐下来，小心地问：烦什么呢？

公羊说：烦我现在的活法！

现在这样活法不是很好？小母羊说。

很好？公羊反问一句，走过去打开电视机，说：你看看人家是怎么活的。

赶海！赶海！男子汉怎么能不下海？电视里正在播放一首歌，女歌手将手伸在半空乱抓，好像要把天下男人都抓住扔到海里。公羊厌烦地将电视机关上，又回到小母羊身边坐下来，说：我不是也想去赶海。我只是觉得没劲，好像自己成了无用的人，多余的人。我还感到不平，呕心沥血写出来的诗歌抵不住撕破嗓门的大喊大叫。难道诗神已经被财神禁闭，诗人们也该寿终正寝了？可是他又在梦中对我说：不要想追上我。我是追他，还

是朝他相反的方向去？你说。

小母羊不回答，只轻轻地摇摇头，神情十分忧郁。

怎么啦！又有什么不开心的事！这一阵子我不是再也没有勉强你跟我做爱？你还不满意？公羊气恼地说。

不，你待我很好。我感谢你。小母羊说。神情更为忧郁，简直要哭了。

公羊实在看不得妻子的这副模样。他忍不住抓住她的肩膀用力地摇，说：你真像一块冰块！说，你到底为什么？

小母羊尽力从他手里缩回自己的肩膀，小声地说：我怕呀！怕什么？公羊问。

前天我作了一个梦。我怀疑我生了神经病。小母羊说。

什么梦？我读过弗洛伊德，让我给你分析分析。公羊说。

我看见你的脑袋裂开了。圆圆的脑袋馒头似地裂成两半，都有一层塑料薄膜包着，所以脑浆没有流出来，也没有流血……

不等小母羊说完，公羊就哈哈大笑起来，说：这算什么？人脑本来就是两半的。你这是职业病。在精神病院呆久了，天天想着不健全的人脑。

小母羊使劲地摇着头，说：不。我的梦是有预见性的。过去多少次，你都忘了？

公羊的笑容立即敛起。是的，这个小女人的梦都是应验的。总不成这个梦也会应验吧？他一把将妻推开，跳起来跑进卧室，窜到镜子前，盯着镜子中自己的脑袋，仔细地看，嘴里嘟囔道：胡说，胡说！我的脑袋不是好好的？可是当他伸手去触摸自己的脑袋时，却吓得跌跌撞撞回到妻子身边，拉起妻子的一只手放到自己头顶上，呻吟着说：你摸摸，这里，这里……

小母羊纤细透明的手抖抖擞擞地在丈夫头顶上摸了一遍，

小脸唰的一下白了。她说：裂了，真的裂了。从这里，就是从这里裂开的。不过，我梦里看见的裂口比这大，可以放下一个拳头。

公羊打了一个冷噤，又一次跑到镜子前照着去摸，不对，脑门上怎么有一块地方凹了下去？凹坑好大好深啊，可以放下一粒蚕豆，大蚕豆。

我完了，要追他去了。他哀叫着朝床上倒下去。

小母羊温顺地在丈夫身边坐下来，用手指在他脑门上轻轻地揉搓，幽幽地说：我们到医院去。公羊说，我不去。查出来是脑癌，吓也把我吓死了。小母羊说，那就去找李老师，他是脑科教授，说不定会看好你的病呢。

公羊一轱辘从床上跳下来，大声叫嚷起来：找李大耳？我不去！哦，我明白了，你心里一直想着李大耳，就胡诌出那个鬼梦来，要吓死我，呕死我。哦，多么恶毒的女人啊！你去找他吧！我不拦你！可是你不该像巫婆似地诅咒我！我的脑子裂了？没有！你看，你看，不是好好的？他又一次跳到镜子前审视自己的脑袋，再也没有发现有什么裂缝和凹坑，便得意地笑起来，嘴也笑歪了。

小母羊躺到床上默默地流泪。

3

认识李大耳的人都说他古怪。

他长相古怪，其丑无比。黑长脸上的五官都是大号的，一对招风耳更硕大无比，所以总有人怀疑他戴着魔鬼面具。细高单薄的躯干弯曲着，拖出四条干枯修长的骨棒，那就是两腿和双臂。行动起来和长臂猿相差无几。

他的脾气更是古怪的。少言寡语，不爱交际。从不见他在公共场合露脸，混在众人堆里。他爱下棋，但从不与人对弈，总是自己和自己比赛，一会儿执黑，一会儿执白，不论是黑胜白胜，他都同时表现出两种表情：胜者微笑，败者皱眉。他的妻子李嫂为此曾骂他为缩在壳里的乌龟，藏头露尾的鸵鸟，他也不计较。要么笑着应了，要么鼻子哼哼两下走开。李嫂只得叹气说：算了，比木头多两眼儿，比死人多口气。

已经到了上班的时候，李大耳却还在下棋。妻子对他指了几次挂钟，他也不理。妻子无奈，便大声叫道：你该上班去了。

我退休了。李大耳淡淡地回了一句，又去下棋。

什么什么？妻子叫起来了。谁叫你退休的？

我。大耳说。

你疯了？人家都是赖着不想退的？妻子说。

我不是人家。大耳说。

为什么？妻子问。

不想干了。大耳说。

谁惹着你了？妻子又问。

谁惹我干什么？我自己不想干了。大耳说。

放着大学教授不当，你想干什么？玩股票？开公司？卖馄饨、打烧饼？你是那块料？妻子说。

不是。大耳终于抬起头看了妻子一眼，赞赏妻子多少还有点了解自己。

那你想干什么？就这样下棋？妻子问。

研究点问题。大耳说。

什么问题？妻子问。

说了你也不懂的，别问了。大耳说。

我要是一定要问呢？李嫂问。

好吧，我说，研究人心。大耳说。

什么？人心？不还是脑子吗？我懂了，你想写书啊！李嫂乐了。

我讲我要写书吗？我只讲研究人心。人心，你懂不懂？我看现在患心病的人多起来。大耳说。

李嫂将手一拍：还说我不懂！人心就是人脑。你不是说过人心都是脑子淌出来的？

大耳忍不住笑了，他说我说过“分泌”，可没说过“淌”啊！脑

子淌出来，人还不要死了？

李嫂也笑了，说：我只会这样说，谁像你，说话绕圈子！

大耳止住笑，说：不是绕圈子。以前我学的是理科，现在想研究文科。大脑是理科研究范围，心灵是文科研究的问题，你懂不懂啊？

见你的鬼了！我不懂！我一点也不懂！过去天天讲科学，现在突然讲起看不见、摸不着的心灵来了。我看你呀，一定是挤不过人家、争不过人家，要往后躲了。李嫂说。

也对。大耳回答，我不想跟人家挤，跟人家争。

你，你，你！李嫂被丈夫的冷漠激怒了，这么大的事也不与我商量商量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婆！也好，退休吧。我也烧够了，洗够了，以后该我享享福了。

好。大耳又回答了一个字。要不是有人按门铃，李嫂又要把鸵鸟、乌龟一类的字眼骂出来了。

小母羊来了。

大耳和妻子结婚的时候，交代过自己的恋爱史。说他和官宁谈过恋爱，可是官宁嫌他长得丑，最后拒绝了他。丑？她就不看你心肠好？妻子不平地问。怎么不看？所以才谈过一阵子恋爱。可是有一天，她突然对我说：大耳，我知道你是好人。可是我就是不敢仔细看你，我越看越觉得你像个类人猿。我对她说：是啊，我也有这样的感觉，所以不照镜子。我想我的祖先一定在哪个山洞里图快活，忘记了外面世界的进化。所以比别的类人猿晚五千年变成人类。就这样，我们客客气气地分手了。

按说，这样的恋爱故事对李嫂不造成任何威胁，可是她仍然觉得小母羊的存在对她是一种伤害。她拣了小母羊看不上的男人！她在小母羊面前永远感到自卑。她希望永远不要见到小母

羊，不给自己一个与“第三者”比较的机会。可是她又盼望着见到小母羊，看看她到底比自己高强在哪里。所以，每当她对丈夫怀抱柔情的时候，她就大度地要求丈夫，请小母羊和公羊到家里玩玩，大家交个朋友么。一旦她和丈夫动了气，感到自己嫁错了丈夫，小母羊则又变成她的出气筒了。她口口声声叫着小母羊的名字，对丈夫进行奚落和嘲弄：找你的小母羊去吧！可惜人家看不上你。还是那个小母羊有眼力，丢掉了你。不过，你也算有眼力，找到了我。不信要小母羊来跟你过几天试试！李嫂把小母羊想像成一个漂亮、俗气、又泼辣的女人，在心里想方设法作践着，以平息自己对丈夫的怨气。可是如今小母羊就站在她面前，和她想象的完全相反，是一个美丽、端庄、文静、谦和的小女人。她说出自己名字的时候十分羞怯，脸都红了。李嫂立即慌乱起来，好像自己平时对人家的恶毒攻击突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无地自容了。她急忙忙同时伸出两只手，将小母羊的一只手抓住，用力往门里拽，嘴里大声招呼着：大耳啊！你看谁来了？小母——啊，不，小官啊，我和大耳常常说起你，一直想去看看你和公羊，想请你们到家里玩玩……夸张的热情和谦恭使她完全不像一个五十多岁的妇人了，她意识到这一点，脸也又红又热。见丈夫从棋盘上回过头来，她马上松开了小母羊的手，沏茶去了。

噢，小官呀！你来了？大耳的反应都是平淡的。他知道大家都叫她小母羊，但他不肯这么叫她。过去他叫她“小宁”，现在改为“小官”了。

小母羊半个屁股坐在沙发里，不敢正视大耳的眼睛，看着茶杯回答大耳说：我来了，打搅你们了。不过，我是有事来找你的，李老师。

哎唷小官，没事儿也可以来呀！李嫂说。